

禁毒动态

用创新技术揪出毒品“伪装者”

据《科技日报》报道,“当前,第一代、第二代毒品正逐步转向以新精神活性物质为代表的第三代毒品。国内毒品来源多元化、毒品滥用多样化、制贩吸毒一体化,毒品犯罪也呈现国际化、集团化、武装化、智能化趋势,需要为一线禁毒部门提供创新实战技术和高水平人才。”2月16日,在全国禁毒技术研讨会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药科大学教授王广基将毒品问题面临的新形势和盘托出。

如何推进禁毒科技创新,为禁毒工作提供更科学、更高效、更准确的技术支持,成为此次会议的焦点。

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总工程师王优美在大会报告中指出,整类列管已被实践证明是最为有效的管制手段,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物质种类被整类列管,针对有限目标物的检测方法已不能满足实战,覆盖整类物质的非靶向高通量筛查方法将成为发展方向。

禁毒科研工作填补了国内禁毒技术应用空白

近年来,我国的禁毒科研工作推动了毒

品检验鉴定、污水监测、毛发验毒、毒品成瘾性和危害性评估等技术的发展应用,有力填补了国内禁毒技术应用空白。加强禁毒科学技术研究,提升禁毒科技水平,成为推动全国禁毒工作深入开展的重要支撑。

王优美介绍,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毒品实验室(以下简称“国家毒品实验室”)目前已累计筛查全国公安和海关报送的可疑缴获样品近1万份、核磁共振波谱图130万余份,共发现各类新精神活性物质340余种,兴奋剂50余种,其中30余种物质为世界范围内首次发现和报道,已开发覆盖全国6430家污水处理厂的污水监测毒品滥用数据平台。

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药科大学禁毒关键技术联合实验室,科研人员已经构建了基于城市污水分析的毒情评估技术体系、毒品原植物定性检验鉴定及溯源技术体系、新精神活性物质快速预警筛查新方法。

“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的大背景下,如何应对毒品形势复杂多变的新危机是当前毒品治理的关键问题。”中国药科大学校长郝海平看来,毒品与药品是紧密相连的,药品一旦出现滥用,危害身体健康,并被国家管制就成为了毒品。

一线社工

从“冷遇”到“破冰”

□讲述: 自强静安工作站社工 方勇
整理: 上海法治报记者 徐荔

老许(化名)是我的服务对象,如今已完成三年戒断,生活逐步回归正常,和我也时常联系沟通。但其实与他初识那会,他并不信任我。2009年开始成为禁毒社工的我在工作中也碰过不少这样的情况,虽有失落,但也能理解服务对象的心理。很多时候,要得到服务对象的信任、配合,需要我们主动向前提多走几步……

初次见面遭到“冷遇”

我和老许的初次见面是在2019年2月,警方对吸食冰毒的他处以行政拘留,并责令他接受社区戒毒。根据工作要求,老许要签署社区戒毒协议。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和老许在派出所的接待室里认识的。当天签约后,我向老许说明了后续要开展的工作和注意事项,老许一一应了,但态度并不积极。我本想约老许到我的办公室坐坐再多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可是老许却找个理由拒绝了。

望着老许匆匆离开的背影,我感到有些沮丧。从老许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对我并不信任。可能对“70后”的他来说,我这个比他年轻十多岁的“黄毛丫头”帮不到他什么,和我也没什么“共同语言”。为了和老许建立起专业的工作关系,我决定先“认识”他。通过老许的档案,我了解到,老许曾于五六年前有过吸食冰毒被抓的经历,之后多年没有碰过毒品,直至这次被抓。随后,我又走访了居委会等单位部门,可惜并没有得到太多有效信息。到此,前期的资料收集工作似乎陷入了瓶颈,老许的过往经历、他复吸的原因就像一个个谜团,亟待我去解开。但陌生的关系让老许对我充满防备,我只能静下心来慢慢“磨”,通过每月一次的检测和日常的电话、短信及微信上的问候、关心让他对我渐渐熟悉起来。

终于,我的积极打破了老许的沉默。只是,我们的交流模式基本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他从不主动多说一句。

抓住机会尝试“破冰”

我以为这样的沟通状态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没想到“破冰”的契机突如其来。

一次检测后,老许突然问我如何到街道相关部门办理求职登记。他能主动提问对我来说简直求之不得,我详细介绍了街道求职登记需要提交的材料和可以求助的部门。

“你能带我去吗?”听了我的回答后,老许试探性地问。我正愁没有多一点交流的机会,如今真是“瞌睡送上了枕头”,于是欣然答应。我不仅陪同老许到居委向就业援助员寻求帮助,还陪他到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进行岗位咨询。之后也积极为他的求职奔走,辗转各个部门收集信息,想各种办法,鼓励老许参加求职相关的培训、技能学习等,还运用增能、优势视角等方法提高老许的自信心,帮他分析就业形势,鼓励他积极应对挑战。而老许也在一次次的交流中逐渐放下心防。

虽然求职屡屡碰壁,但老许在此过程中看到了重新开始的希望。而他的努力也被朋友看在眼里,默默为他联系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希望他可以重新振作。

因着帮老许求职的机会,我也增加了对他的了解。我发现老许经验丰富,不仅当过兵、进过国企,还下海做过生意,因性格外向,为人爽快,交际面十分宽泛。但他的自控能力差,性格极其冲动,且遇到挫折就容易破罐子破摔。比如,当年老许不愿意听从父亲在就业方面的安排,没多考虑就辞职去经商。知道老许丢了“铁饭碗”,父亲跟他大吵一架,老许憋着气离开了家。后来,因为意气用事,老许跟别人打架,触犯法律,不仅让他跟父亲的关系雪上加霜,也导致他的生意刚开个头就结束了。失败的生活让老许灰心丧气,和朋友聚会时看到他人吸食冰毒非但没有劝阻,反而在朋友的引诱下不计后果地尝试了第一口,想以此摆脱现实中的不如意。

心理疏导避免“失控”

冲动是魔鬼。这次复吸也是老许冲动的产物。

老许因借钱调头寸和父亲发生了矛盾,父亲斥责他一把年纪了一事无成,还将他过往失败的经历一一细数。父亲的话让老许倍感面上无光,心情低落,钱自然也是没借成。而后,老许萌生了靠赌博赚一票快钱的念头。最后损失惨重,老许的心态彻底失衡,冲动之下,他找到了昔日“毒友”,重蹈覆辙。

后来的工作中,我和老许就他容易冲

动目前,我国已列管449种麻醉品、精神物质,是世界上列管毒品最多、管制最严的国家。

未进入列管目录的毒品亟需建立新的检验鉴定标准

当前,新的制毒化学品和制毒工艺仍不断涌现。“国内大规模非法制造冰毒、氯胺酮等毒品的情况基本消失,但小规模制毒活动仍呈多地特别是部分地下加工厂不断研究创造新的合成工艺,使用新的非列管前体化学品,企图规避法律的监管和打击。”王优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传统的毒品是从植物中提取而来,但随着化学合成技术的提高,现在出现了很多新型毒品或者新精神活性物质。

“制毒人员很狡猾,他们知道哪些是列管的,有时改变一个分子结构,就能合成出与列管物质不同、但功能相近的毒品。我们也经常为各地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提供合成工艺鉴定,判断制毒人员设计的合成工艺能不能制出毒品。”王优美介绍,2021年7月1日,我国正式列管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和氟胺酮等18种新精神活性物质以来,毒品实

际行动行事的问题进行过讨论,老许自己也表示做出那些不计后果的行为后,他也很后悔,但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脾气上来的老许就像一辆加满油、刹车失灵的车,会不受控制地“狂飙”……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变老许没那么简单。因此每次联系、面谈我都会对他进行专业的心理疏导工作,帮助他缓解情绪,排解压力。后来每当老许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冒出新的想法和疑惑,都会主动咨询我的意见。我也会根据不同的问题逐一开展不同的工作,涉及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职业规划、困难补助等,且都收到了较好的成效。虽然前进的道路荆棘遍布,但我会帮着老许朝好的目标和方向继续努力。

社工心声>>>

老许如今的戒毒康复状态比较稳定,也在积极地回归正常生活,对他开展工作的过程其实有一定的代表性。服务对象起初对禁毒社工的工作不了解,认为和禁毒社工联系就是多一个“管我的人”,交流往往流于表面。这样的关系不利于我们开展工作,在初期联系时遇到的冷淡、抗拒也更容易让社工产生挫败感。

其实服务对象对社工的防备心理也能理解。不少服务对象的生活经历丰富,有的甚至比较波折,对陌生人的防备心理更重。这就需要社工调整好心态,讲究工作的方式方法,找到合适的契机逐步打开对方的“心门”。有时候操之过急,“盯”得太紧反而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

而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更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改变一个人的想法、行为模式是很难的,特别是对那些年纪稍大的对象来说,他们有自己的认识,强求他们突然“判若两人”是不现实的,因此要通过细枝末节、潜移默化来影响、改变他们。此外,也要善于发现服务对象的闪光点,哪怕他们有一点点好的改变,也是一种进步。

虽然开展工作的过程多有曲折,但只要服务对象因为我们的工作产生好的转变,就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也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验室的监测已新发现20余种非列管新精神活性物质,特别是近期,还查获了大量从国外走私入境伪装成巧克力或邮票的新精神活性物质。

他认为,毒品和制毒化学品更新换代迅速,针对新结构物质的鉴定需求不断增加,亟需建立不依赖于标准品的检验鉴定标准体系。

那么,对于列管目录之外的新型毒品,将如何监测?王优美表示,“如果发现某个非列管的化学品或者新精神活性物质在某区域甚至全国增速明显,就要考虑进行列管,以及列管后如何用技术手段监测,如何按照现有毒品的危害性和成瘾性进行折算,为司法提供量刑依据。”

科研人员也在尝试利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抓出“伪装者”。“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药科大学”禁毒关键技术联合实验室专家苏梦翔教授介绍,“一些制毒人员会在新型毒品的母核上,不停修饰它的外周结构,我们正试图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提取母核结构的特征,建立数学模型,一旦发现可疑的数据,就立即给予警示。”

(金凤 姜晨 周天健)

迷途新生与“毒”决裂后“重生”

□法治报记者 夏天

都说“五十而知天命”,可家住奉贤区奉浦街道的老付(化名)却在半百之年因一句“吸一口没啥”而一步步错,步步错,一度坠入深渊,悔恨万分。幸而在街道各单位的帮助下,老付用5年时间戒断。在此期间,他以志愿者身份用心服务他人,感悟“一米阳光”洒在身上的温暖。如今,他以良好的表现赢得公司信任,获得升职,重新开始人生。

轻信“吸一口没啥”,结果踏进深渊

2011年夏天,老付结交了“毒友”,在醉酒的情况下,经不住朋友一句句“没关系的一点点而已”“保你没事,吸一口没啥的”,将脚跨进了无尽深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梦魔般的生活开始了。”老付说。之后的他因为抵挡不住毒瘾犯起来的那股劲,失去理智,生意没落,家财散尽;在街头巷尾串来串去,只为找“货”;躲在犄角旮旯的地方,只为吸上一口。老付的妻子对其深感失望,婚姻破裂;父母也对儿子绝望,亲情之间出现了一条深深的裂缝。

5年戒断,仿佛回到而立之年

2014年8月至2016年9月,老付在上海崧泽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了毒瘾戒断。在戒毒所里养成了规律的作息习惯,对法律法规有了更深的认识,与其他学员关系相处融洽,还学会了不少谋生的技能。2016年9月9日至2019年12月5日,老付进行社区康复,在相关部门的关爱和禁毒社工的耐心帮教下,他顺利完成三年戒断。在此期间,他四处应聘工作,还在居住的小区担任志愿者,承担包括为孤老送饭菜、禁毒宣传等志愿服务工作。

特别是在2017年,老付通过自身努力,终于从生命断点中走了出来,得到一份在物业公司的工作,这是他涅槃重生后的第一份工作。

有人问他:“重获新生的感觉如何?”他腼腆微笑着说:“感觉有阳光暖暖地照射在我身上,心潮澎湃,动力十足,像又回到了而立之年。”

老付在岗位上辛勤工作,起早贪黑,有时候碰到小区里腿脚不方便的老人遇到困难,他也会前去帮助。

2022年疫情严峻时期,老付主动报名成为志愿者,穿梭在小区帮大家跑腿、维持秩序等。戒除毒瘾的老付敢于面对过去,远离毒友圈,积极生活,如今的他已升任物业经理一职。他十分感激这几年里奉贤区奉浦街道领导的关心关怀,也庆幸得到禁毒专职干部、社工的支持和帮助。经历这么多的磨砺,他如今的目标就是好好照顾家中老母,认真工作,为社会做点贡献,行力所能及的正能量之事。